

明代宫廷的图书采访

冀 叔 英

清初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卷二著录“古列女传一卷续列女传一卷”，下注称：“此本始于有虞二妃至赵悼后，号《古列女传》。周郊妇至东汉梁嫫等，以时次之，别为一篇，号《续列女传》。……而传各有图，卷首标题晋大司马顾恺之图画。……牧翁乱后入燕，得于南城废殿，卷末一条云：‘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’，当时采访书籍必贴进买人氏名，郑重不苟如此。内府珍藏，流落人间，展转得归于予，不胜百六魑迥之感。”此书宋刻，明代内府所藏，钱曾经钱谦益（牧翁，号牧斋）之手得有此书，所谓“乱后入燕”，当即钱谦益降清后到北京之时。明、清易代之际，此书散出，为谦益所得，后归钱曾，清中叶时，又为顾之逵（字抱冲）所有。当时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（号尧圃）也欲得此书，不果。黄中乡举后到北京，由厂肆买得《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》一部，系元刻本，书虽不全，卷后也粘有“苏叔敬买到”小条，此本系宋任渊注黄庭坚诗，黄丕烈写有跋（见《尧圃藏书题识》）。顾千里为黄氏作《百宋一廬赋》，所云：“异三摺乎豫章”，即指黄氏所藏黄庭坚集三种，其一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，其二残本豫章黄先生外集，其三即此本。黄丕烈注称：“残本任渊《山谷大全诗注》，每半叶十一行，每行大廿字，小廿四字，所存卷一至十八，其后皆缺，每卷中复多缺叶。末叶有粘签一条云‘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。’抱冲道人得南城废殿本《古列女传》有此，即载于《敏求记》者，此外未闻更见于他书也。余尝携就小读书堆验之，字迹正出一手。”

小读书堆即顾抱冲藏书斋。《山谷大全诗注》一书，后归建德周叔弢先生，今藏北京图书馆，原书行款及苏叔敬条，与堯圃所记悉合，惟此书现存十六卷，为卷一至五、七至八、十二至二十，共六册，与堯圃所记“存卷一至十八，其后皆缺”不符，岂堯圃当日未及细察欤？

明初宫廷收进的粘有当年采进时小纸条的书，包括苏叔敬所买，历年所见还有几种，全出于清代内阁大库旧藏，兹列如下。

（一）《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》，元刻本，原书三十六卷，今存十四卷，系卷一至八、十六至二十一，共五册。第一册副叶后粘有小条“一部十二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”。

（二）《折疑论》一卷，金释子成撰，明初刻本，一册。卷后粘有小条“一本永乐二年七月十五日苏叔敬买到”。

（三）《冥司语录》一卷，明洪武三十一年顿克贞刻本，一册，卷后粘有小条“永乐六年初十日承奉司送到”。

（四）《知常先生云山集》五卷，存三卷，卷三至五，共三册。元姬志真撰，元延祐六年李怀素刻本，卷后副叶粘有小条“一部五本洪武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朝天宫道士姚孤云进到”。

以上几种书上粘附的小条，长不过七、八厘米，宽也只有约两厘米左右。从这些小条看，可知明初宫廷收集图书的大致情况，收进的书门类包含很广，内有释家之书。除了官方机构（如承奉司）和个别送呈书籍以外，还派出了专门采购书籍的采访员（如苏叔敬）四出购求。当然，明代宫廷藏书还有很大部分是直接得自元朝内府的藏书。《明太祖实录》洪武元年十一月，“先是上建大本堂，取古今图书充其中，延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诸王。”当时古今图书，当已有相当数量，以后还继续收集。明代廖道南《殿阁词林记》（卷十七）记：“圣祖初定天下，即遣使求遗书。国初四库之书多藏文华堂，堂在禁中，抵奉天门不百武，车驾尝幸临之。”洪武初时已在征集遗书，朝天宫道士姚孤

云进呈《云山集》题洪武三十五年，已是“靖难”之后，太祖朱元璋已辞世了。直至永乐时，征集图书一直不断进行。《明太宗实录》记：“永乐四年夏四月己卯，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。上视朝之暇，辄御便殿阅书史，或召翰林儒臣讲论。尝问：‘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？’学士解缙对曰：‘经史粗备，子集尚多阙’。上曰：‘士人家稍有馀资，皆欲积书，况于朝廷，可阙乎！’遂召礼部尚书郑暘，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。且曰：‘书籍不可较价直，惟其所欲与之，庶奇书可得。’又顾缙曰：‘置书不难，须常览阅乃有益耳’。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，朕积书亦欲遗子孙，金玉之利有限，书籍之利岂有穷也。”尽管实录所记，有颂扬意味，而派人访购图书，总是做了件有益的事，苏叔敬也是派出购求书籍之一员，购进群书，当亦为纂修《永乐大典》储备基本素材，《大典》中所收资料之富，实得力于当时采购的图书，自不待言。这些书的大部分后来由南京搬运到北京，贮于北京宫中文渊阁。时移代迁，乃流散于世，这也可作为书林小掌故，聊资一记。不知此类明初采进之书，天壤间尚有遗存否？愿古籍整理工作者，能留意于此，也许还可能有所获吧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